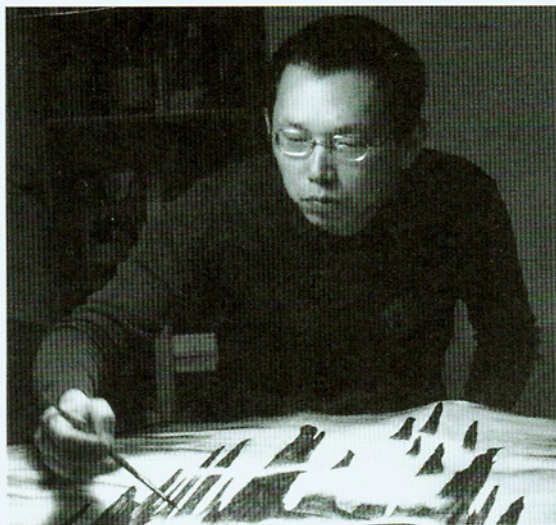


從廢墟金光到忘德賦的人間漫遊

穿梭於古代與現代時空的姚瑞中

楊佳璇

若在「見到一位高瘦的中年男子，自以為很帥地在美女面前走來走去，那肯定是偶爾去北藝大教一堂課、沒事寫本書、無聊時做作品、初一十五要跑三點半的「姚董」」；1969年生的「姚董」，暱稱「搖一搖」雖其貌不揚，老愛理短髮扮少年（比較像剛放出來的「大哥」），但其國際展覽經歷豐富曾代表台灣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、橫濱三年展等，出書速度奇快（已有六本專論），並時常在國外駐村鬼混。貪狼獨坐的「姚董」不但是十足的工作狂，與人對話也很無釐頭，他的名言「人生真是充滿了意外」充份印證在他的生活上，其作品可用一句話「人類歷史的命運具有某種無可救藥的荒謬性」概括。若要多瞭解此「怪咖」，可上他官網 www.yaojunchung.com 看看，在此就多囉嗦啦。



姚瑞中（董事長Jui-Chung Yao, 1969~）

「在我等凡人存在的短暫瞬間，雖無物不廢，但或許廢墟的無言，正揭示了自然中不變的生滅法則，過多的留念與再造，皆扭曲暗藏其中之寓言。若能有所頓悟，廢墟也就不再只是廢墟而已，而是人生必經的某種體悟。」（註1）

從早期姚瑞中遊走於台灣各地廢墟，似乎就間接預示了他日後的創作觀。面對廢墟之曾經風華到遭人遺忘，讓姚瑞中體悟人生之幻滅及生命的如夢幻泡影，也因此延伸出他日後以裝置及藝術行動為創作，對於人類文明及歷史的荒謬性，進行政治性嘲弄。

社會現狀的嘲弄

早期踏遍台灣各地廢墟，踩踏出後來的「廢墟迷走」系列，並集結成1990年至2005年間《以屍骸構築的文明》、《遠離家園》及《西線無戰事》等作品。這些「廢墟迷走」攝影，後來發展成大型的裝置作品，如2000年的《獸身供養》與2001年的《天堂

變II》，最後以2006年《靈魂不過是個湛藍的瞬間》作為這系列的一個總結。一格一格蜂窩狀的細胞核，就像宇宙中隨處漂浮的單子，訴說著生命的飄渺及瞬息消逝。

貼金箔是我們熟知姚瑞中創作的手法之一，他將廢墟攝影裱貼金箔，呈現一種冷現實的創作形式，延用至他以身體行動，像小狗撒尿一樣占領各地名勝古蹟的作品中，一張張貼有金箔的背景，再加上作者本身戲謔的跳躍動作，更增添我們對於台灣的政治現狀及歷史情結，對於文明追隨的一種哭笑不得的荒誕之感。而這種對於歷史、社會現狀的嘲弄，在作者2001年《人下人》、2004年《犬儒外史》；及至2006年《犬儒共和國》達到了極致。他打破了語言翻譯的規則，直接取英文發音的中文諧音：War And Peace即「握而得屁屎」、American即「美麗殲」、Chinese即「踹你死」及Taiwanese即「他玩你死」，毫不避諱的以各種粗鄙字眼大膽顛覆這些單字的字面意涵，與正在進行交媾、排泄、暴力的犬儒與魔鬼，對人類文明進行極端惡搞又瘋癲的想像及諷諭。

犬儒與魔鬼

在2007年的《忘德賦》系列，是姚瑞中於蘇格蘭高地駐村，遠離台灣各種紛擾及喧囂，沿用過去貫以硬筆線條素描，及裱貼大量金箔的創作形式所創作的作品。在這系列作品中，姚瑞中自比為遭受流放的蘇武。對於自己長期關注歷史、政治，試圖替台灣社會有所貢獻，卻無法如意的一種心境上的寄託。古畫因此曾為作者懷想的臨摹對象，姚瑞中參照古畫經典及晚明變形主義的幾個大家之作，如顧愷之的《洛神圖》、吳彬的《雲戀秋色圖》、陳洪經《黃流巨津圖》及文徵明《膠蔭仕女圖》，大量的巨構式及變



姚瑞中，《忘德賦：植上自摸加一台（臨陳洪綬「高士賞觀圖」與顧愷之「列女仁智圖」）》，2007。



姚瑞中，《忘德賦：月世界獨飲圖（臨許道寧「漁父圖」與陳洪綬「隱居十六觀之七·漱句」）》，2007。



姚瑞中，《天堂變》，2001。



姚瑞中，《犬儒外史：威而剛》，2004。

形山水不難想像是作者於蘇格蘭駐村期間，悠然心情上的一種釋放，以及面對當地自然美景的一種如同古人的投射及懷想。作者將時而化身成渡海或是面壁沈思的羅漢，時而變成犬儒或魔鬼，在山林裡或坐或臥，或於樹下垂釣及談琴，飲酒作樂，馳騁恣意於古畫中的浩瀚深林。過去作品中時常出現嘲諷歷史的犬儒與魔鬼，在此徹底解放。

穿梭於古代與現代

姚瑞中以硬筆線條所臨摹的晚明變形山水更顯爭彊。《忘德賦》除了延續廢墟金光中的虛無感，在作品中不時出現的101建築、總統府、飛碟及中共八人委員，更是延續了過去作品中貫有的對於現實及政治的戲謔。而看著畫中諸多光怪陸離的故事，犬儒與魔鬼如現實人類般地開懷暢飲及高歌，更增添

對於社會現實濃厚的荒謬之感。我們也在這當中來回穿梭於古代與現代，遊走於姚瑞中作品中的現實、天堂及地獄。

注釋：

1. 引自姚瑞中創作自述。